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六百七十六號
(今日出版一版)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
電話 東局一千零七十二號

廣告費 每份銅元一枚每月自取一角五分
報費 凡在本校內者每月收銀一元
訂閱 凡在本校外者每月收銀一元二角
零售 每份銅元一枚
本報 每日出版一版
要目 凡在本校內者每月收銀一元
凡在本校外者每月收銀一元二角

本報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

中國日本美術分期史 (二續)
旅行採集記 (五續)
莊子哲學 (五續)

本校布告

第三院教務處啟事

第三院教員諸先生公鑒者本學年本預科學年試驗成績前已奉函請 台端速為評定諒已入覽茲因種種原因待此成績需用務懇即日評定下至級公誼即頌 台綏 九、七、三丁。

公牘事由

●文牘課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收發文件事由單

收到文件共二件

- 一、京師警察廳總巡通告就任日期函
- 一、暨南學校請准僑生姚宇光與試函

發出文件共二件

- 一、咨湖北教育廳送鄂生領到七八年分津貼收據文
- 一、咨請廣西省長飭屬迅匯桂生梁文瀾等九年下期津貼文

本校新聞

本校畢業生、願應南學校國文教員之聘者、共有十餘人。校長以該生自右最為相宜、遂定介紹區君於該校云。

雜誌

中國日本美術分期史

李四杰選譯

第十章 中國理想的美術時代

北宋

(二續)

唐人喜作人物像、從事山水者蓋寡。及夫宋葉、禪理揚微、戴嵩輩始刻意為之。流風所屆、乃啓宋端、佛南見、(一)謂畫愛作牧豕騎牛、迎風弄笛、從谷口遠眺為樂、諸圖、五季間於唐宋、故宋初體勢、多所取法。各代難視朝類、不絕如縷。而在此五十五中、中國土字、實製多部、梁荆浩山水、冠絕一時、脫略宏遠、不取繁飾、為東北學者所崇。浩宋天聖中猶在、關全范寬師其意、皆為北宋山水宗匠。時人

議曰、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寬初亦學李成、筆、然出其下。遂對景造意、自成一派。寬林木、又師吳道子、主幹平淡、枝葉稠茂、而關全樹幹、尤為油略。故米芾畫史、稱全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幹。又喜作秋山寒林、與其村居野渡幽逸之景、筆墨蕭疏、范寬畫遠山松柏、能筆成其蔭蔽之狀、然畫脚木石、皆顯明其實。清時文人效之、自謂入宋堂奧、而遠近一色、堆砌滿紙、毫無體勢。

唐宋美術遞遷之交、其名畫家有江南徐熙者、鐘陵人、善畫花鳥、為南唐李煜所寵異、集英殿咸有熙畫。後熙歸宋、盡入內府。太宗見之、嗟賞良久曰、花果之妙、吾獨知有熙矣、其能不足視也。偏示羣臣、俾為標本。間有流傳至日本者。如其寫生禽果圖、見宣和采色生動。熙尤善畫鷺鷥、日本亦有一幅、作鷺鷥一足獨立、而伸其翅之態、頗為工整。恐是明人臨本。熙大軸多為蓮花、體貌與日本河落基所生之蓮相似、流傳至日、日人遂擬為熙所并世之日本畫師相為題所作。今尚有臨摹二幅、絕佳。花皆用深紅烘染、葉以墨粉、柳黃、二色分底面。元明畫家多模楷之。熙喜用蠶絹、米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

蜀掇揚子江西北岸風景之勝、亦多名師。劍而趙昂、尤為知名、花鳥工細、不讓徐熙。評者李競、謂趙昂花工細、乃若繡成。佛南兒所藏有牡丹一軸、是元錢選臨本、於畫白花瓣間、著無數紫點、昂嘗自號寫生趙昂、畫折枝葉尤妙。又有苗奎、亦工花鳥、與昂齊名。

宋初、鑒於唐室藩鎮之禍、各省大吏、多用文人學士。坐此起後世儒生驕縱、內治委靡之議、而大吏迭更遷調、經歷全國、所過山川名勝、常載記圖繪。故於全國方域、知之甚熟。而繪畫名山大川、若昔日之繪畫鄉村景物矣。東坡於西湖風景、多所點綴。按西湖志、蘇軾知杭州、築堤由南山峽達北山峽、沿堤六橋、通裏外湖水、人呼蘇堤。西湖附近餘杭、後成為南方、為西湖十景之冠。西湖附近餘杭、後成為南方一大都會。是時許畫之家輩出、各郡藝術之士興起尤盛、旋趨京師。

李成西安人、長至京師。畫法宗范寬一派、樹幹平淡、曲折處著一大點。性嗜酒、生平佳製、半出沈醉時。喜為寒林煙樹之景、為宋初畫家泰斗。西歷九百八十年至千二二十年為其努力時期、畫聲士林。郭熙雖為名畫師、亦所不及。千〇二十三年、真宗即位、其徒Tokokumai代成以興。

但集戴(松)荆浩(范寬)李成之大成者、厥為

吾將於此處、附錄林泉高致中足以見彼時中國人之德性智識者數章。如其所稱、異狀之物、皆與人類精神相通。若奇嶺之交柯、松柏之挺異、以其能俱深於禪理者之研究、爲中國人及日本人

十月二十一日
微雨
大風
約19度

衆爲之一。自前以。前。字。皆。在。所。民。居。力。能。密。

十月二十二日
略
合
約
2
度

黃花、地下部无根、名曰曲茎、而秋以月

途中復有畜鸚哥者、言此物在麗境之金沙江邊千
百成羣、而以鐵繫者爲最慧、能操各種語言。其
與鸚鵡之辨、全在毛冠之有無。有毛冠而白色者
卽爲鸚鵡、性尤慧于鸚哥云。

不慣食、不能言其優劣。其不荷者食之亦平平也。酒則為燒酎之清薄者、殊覺寡味。

丁格爾謂漢人好閑話、以高聲為得勢、此為誤妄之尤。漢俗雖虛情、然觀睦之風尚不至失墮至此。余行進西亦經千餘里、未見有常相門閥如丁氏所言。丁亦適遇之爾。

九時睡、三時復起、題書至四時、寒冷微有、因復睡。

十月二十三日

晴

約2度

六時起。霧重霜寒、獨步荒原中、如行迷途。五里過石橋曰慶安橋、上火燒、山川始覺明。盤旋繞、溪流貫之、田舍相接、而舖上貨物、極為蕭條、草草一飯、復經多數高阜、阜上長松落落、皆龍鱗、非五派。其為亦松木種、抑為別種之南部赤松、則未詳之。凡三十里至楚雄。共行六十里。楚雄無街市、日成市、與楊君游觀、始見有售者、是也。用以擇種者也。楊君亦上市。君選子則為購售之、俗稱楊種。高與濕地異種、氣味清香、極耐咀嚼、曰香而甘。由市後而行、出華祝坊、登山麓、觀玉皇宮及靈官殿、山上有雲泉寺甚佳、晚未及遊。返寓少作記載。又與楊君入觀城內、蕭索無景物。惟牆頭仙人掌最繁、葉如掌之。余在他處、亦時見土人削其兩面之針刺以飼家也。雲南家原不擇食、雖污穢亦嗜之、食此尤無怪也。

為三名矣。

夜間史君來談、言鶴慶產秦瓦、貿易亞於黃連。葉長尺餘、寬三指、光澤無毛。問其花、則史君亦未詳、不省何科物也。大黃甚巨、土人折其葉以代紙、則可以蔽日御雨。既有熊膽、麝香、飛鼠、狼、等、熊掌頗廉、而熊膽極昂、光明無煙焰也。東山多土、石寶山、山多石、故藥材出東山為多。永北氣候、尤暖於鶴慶、土產殊豐。惟每年自十月後、皆多慘客、不便行走、而永北之慘客、別名為老奴。

十月二十四日

晴

約2度

黎明作書。寄蔡先生朱先生及格兄範公。寒甚、泄瀉二次、六時復起。出東門、遙瞻曦行、甚感可快。漸上坡、過小松林、覺與來時路不類。時補兒等已先行、而後夫九在後、雖謂於草莽間、莫知所向、值村人問之、始知由楚雄往石洞坡有二道、即在東門口分岐、大道直向山間行、即余今所向者、而小徑則直東北繞山而行、余前次所由道也。道近四里、且平且易行。余欲探新境、即不復轉。一里上山、兩傍多荒土、間有松林、過嶺則山木頓盛、西風微峭、紅葉深黃、小鳥時鳴、其谷愈靜得於斯飽嘗幽趣。前進更上一嶺、見馬跡繁、深印沙間。知此為牲口通路、而小路則步行者所由也。踰此第二嶺、即見平曠廣闊、村聚散布。下渡石梁、東北行坡陡間甚久、始得小路分歧處。漸上至金坡、亦曰水村、山小路實僅十一里、前記誤也。去楚雄十五里矣。又行平坡、十五里至鎮水關、驛站。

午飯。又十五里石洞鋪、亦在平坡間。過鋪則山漸峻秀、巖簇飛舞、屢折愈高。每級皆於頂端置望臺、甚為扼要。蓋其地之奇險、實與鶴慶水二關相類、但高較遜耳。十五里至頂上稍窪處、即回驛關、用關至廣通道里、言人人殊、或言十五里、或言二十里。余詢居人、則曰上坡十八里、下坡十五里。蓋山人之計道里、乃以易易為準、不全依遠近也。關下一里許有順水庵、未入抵廣通已晚、不值街市、市物又甚蕭索。十一時睡。(共行七十里)

十月二十五日

晴

約2度

七時起。飯畢、出東門、行不幾、即陡上至寺間、風景又佳。十五里至甘肅背陰寺小憩。灣上有小坳、登而望之、則東面連峯刺天、即祿豐舍資間之險道、為前去畏途者也。坳前重巒密嶺、氣象亦復可畏。時補兒張君等前行、余與楊君等一千餘人在後。下行半里許、則張君喘急片回、搖手令止。既近、則言山下陡峻、有多數人已被劫、止一人逃回見告、故得知之。斯時同行者本皆驚弓之鳥、始以本站路近、不甚措意、聞此大驚、退聚於松林之間。或相探望、惟見遙坡之旁、華人屯聚、歷時甚久、終不見上行者、踟躕不知可。三時許、始見一二人于而至。問其行狀狀况、則曰吾輩均在上坡、故不敢來、不聞劫在下坡也。又問數人皆然、乃知彼此誤、實無其事。復前進步而下坡、則地傍之屯聚者乃皮貨商販馬駝、在官廳望之、不能也。然其地之過後險阻不見首尾、實與五里坡無異、固行劫之適地。遇之尋常、不遇則伴而已。過此漸平、人漸聚。十五里至七坡、午餐。五里至直、又緩上。十里至雙美哨、亦曰代關冲、又陡下。十里至大青灣。五里舍資。共行六十里而近舍資值街市日、民聚之、與前時之蕭索大異。然余等居紅崖之險、乃反以不值街市為幸。且明日大站九十里、中隔響水關、又最險、常成賊也。

飯後稍作記載、又往山間散步、九時即睡。三時起、作書寄竹公、遂不睡。

「未完」

莊子哲學 (五續) 哲學系 蘇甲榮

八 處世

莊子學說雖為出世主義、然其所論則皆處世之理也。彼處以出世而處世者也、處世者其目的、則此世之精神也。處世之道有二：一方面為自處、一方面為對人。自處則無用以全生、對人則無任以害。此莊子處世之道也。人間世篇言：「曲肱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然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腐、以爲柱則蠹；故匠石不顧而去、使其有用也、其能若是之甚且大邪？宋有荆氏者、斲獨不知可。三時許、始見一二人于(地名)者、宜欽柏桑、其地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枝者斬之；三四四圍、求高名之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棟樑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夫桓梨橘柚果實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人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也。故令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招

圖書館登錄室第一部布告

※下列雜誌昨日到館※

名	稱	卷	號	總	號	出	版	冊
銀行週報		4	26	157		7	20	1
時事旬刊		2	20			7	21	2
The New Europe		15	191			6	10	1
La Revue		29	22			5	29	1
Sciences Mathematiques		44				2		1
Revue General des Sciences		31	10			5	30	1
L'Academie des Sciences				22		5	31	1
The New Age		27	6			6	10	1
Daily News				22163		11	11	1
Chemical News				3133		4	30	1
Great Thoughts				1902		6	12	1
Nonpartisan Leader		10	20			5	20	1
Oeuvre Internationale de L'ouvrier				3		4		2
The Isis				563		6	9	2
Times Weekly Edition				2297		6	11	1
Christian World				2267		6	10	1
Land and Water				301		6	10	1
La Revue Hebdomadaire				23		6	5	1
Semaine Litteraire				1378		5	29	1
Truth		87	2273	1379		6	5	1

假於世者，物莫不若也。故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狸狌之捕鼠也，穿身而伏，以候放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逍遙遊」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狙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徐無鬼）此皆以智巧而喪其生者也。易曰：「潛龍勿用无首吉，蓋聖人處世不自用也。故不忠

人之不已知，淺者以出人頭地爲奇，以夸大已能爲勝，其亦可以已矣。」「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乎。」「（山木）莊子告惠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遙遊）故曰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外物）人間世篇蘧伯玉語顏回以處世之道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達之人於无疵。」「郭註曰：「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然此但謂不與人立小異耳。故又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郭註曰：「形不乖注，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者趣與同。和者以義濟，出者自顧伐也。」「形就而入，且爲順爲滅，爲順爲滅，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矣。」「（本文）故曰：「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大宗師）謂「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郭註）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莊子之論處世，但言與物無作，遠害自全，其意甚明；非必至於阿諛逢迎，同流合污也。

九 治道

莊子之學說，於養生處世論治，卒本自然，故無爲而成，不治而安；蓋其無爲主義，直貫於人生政治諸問題，真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彼蓋有見乎自然界之秩然有序，莫不原於天地之無爲。天地無爲而任物之自爲，故萬物莫不自得。物皆自得，此宇宙所以秩然有序，亘萬古而不滅也。至樂篇曰：「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寧。」「天地篇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郭註曰：「均於不爲以自化，一以自得爲治。」「天道無爲，人治亦然。故在宥篇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有，寬也。在，自在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矣。」「（郭註）何以知其然邪？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人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治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多，則聖人之治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爲之斗斛以量之，則爭鬪而後得之；爲之權衡以權之，則爭鬪而後得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爭鬪而後得之；爲之仁義以誘之，則爭鬪而後得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胠篋篇）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故禮教法度，不足以治天下，適以資盜跖，故主張破壞一切，然後想像其至德無爲之治。

此莊子爲托邦之思想，亦卽世之所以稱其爲二千年前東方之虛無無政府主義也。然彼豈不知禮教法制之非不得已邪？豈不知如野鹿，結繩而用之，原人時代之不可復反，且非人之所欲邪？莊子固主無爲而順自然者也。禮教法度，固莫之爲而爲矣；如以禮教法度爲有爲之爲，則毀之獨非爲邪？然而必爲此過激之論，則吾人由此亦可以想像其所處之時代矣。故莊老之絕聖棄知也，今之無政府主義也，均之亂世憤激之言；治亂之機，無爲言之，亦自然耳。其論治之精，固別有在也。

（未完）